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〇一號

據

清·程芳修，鄭浴脩等纂
清同治九年刊本

影印

江 西 省

金谿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一版

金谿縣志

共六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F

電話：七四一五四三二一九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金谿縣志卷三十三之三

藝文志二

文徵

記
廡宇

飲歸亭記

宋曾鞏

金谿汪君爲尉之三月斥其西垣爲射亭旣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余請數反不止余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余也旣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尙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

事相屬而盡壞揖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安集國家嘗閒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衰微絀塞空見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擒攻取之黨奮則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射之教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服雖小然而旃旄鐃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鎮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蒙霜露陷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

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士尉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且尙鬪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羣庶之上服冤摺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其非所謂有志者耶南豐曾鞏記

貢士莊記

宋何澹

爲邑而庠序不修有愧武城之絃歌亦有有其志者矣而才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今之爲邑者類皆困於逋負迫於期會又其甚者則無名而白科不當納而豫借明知其不可而無術以紓目前之急姑幸苟免以逃謗戾又安得有餘力事教化者哉吾姪處久

宰撫之金谿銳意期有以自見取平時之所講究便民益俗者行之不受吏謾不爲苛急上下相孚則守其繩墨不變官事亦以無闕乃經理學校課試以程藝能置書以廣習讀請籍產於提舉趙公汝瑞歲增二百斛廩餼既充不限其來子矜藹藹前所未有父兄相勉朝夕磨切勿負作成既又創學門三間濃墨大書氣象雄偉凡學之祭服器用當備而闕者悉加完集邑有鄧樞社倉沒產歲八百斛復以所樽節之金請營腴田置貢士一莊倉使陳公貴誼嘉其志尙損所直給與歲又撥學之餘廩增多其數掌之丞廳積三歲所入以與大比所薦賢能及舊舉之赴春官者畧倣漢計吏偕之意俾無裹糧營營之憂人數之多寡資給之厚薄則主者實斟酌焉可爲士子永久之利規畫既定邑人咸喜相與誦咏當

路考察所部踵上其政而言者先以風聞罷之邑人攀留絡繹不絕久益去思且恐規畫不傳來者無所考訂請刻諸石以志其成蹟以見其學校之盛蓋古者百里皆有師劉梁爲宰論邑人曰吾邑雖小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吾志乎更大講舍廣聚生徒儒化自是盛行今金谿之學得興起爲臨川冠則固已遂令本志異時賢材輩出舒翹揚英如蜀相如如閩歐陽元寶又爲此邑文學之冠則必有大書特書以志其事者矣其勿謂鄙小嘉定己卯八月括蒼小山何澹記

縣尉廳記

宋曾淵子

金谿撫望邑俗多好善急義尉廳在邑西偏地平曠古木陰森翠峯隱見廨西有教場南豐先生所作飲歸亭記石在焉歲久屋微

懦者不能修鄙者不肯修險鷲放逸者以寄棲穴私則不暇修由是隙椽漏天敗壁剝月玉牒趙君時諱始至無所以處假僧廬則弗便僦民舍則近市囂喁然曰洒掃庭內爲民之章吾弗克自治而治人乎哉起行視之累因桁楊半在飄風烈日中首加周葺繼剔蕪翦穢營便坐作治事所工費皆捐已俸以給時尹以劾去尉攝事數月明審和易公帑銖積秋毫不自私亦未嘗事科罰以急營繕邑人多其廉相率伙助下至弓卒咸獻其力於是堂奧廊廡併飭而新賓次庖湍塗墍繚垣內戶外門秩然有序增卑隘以高闔振頽墜而飛翬名便廳曰梅隱扁場阜小亭曰爽氣工昉己巳之十月越明年四月畢走書行都求余記余辭焉則援先文定公記亭故事以力請乃復之曰邑以令爲近民尉於民尤近官無大

小皆爲民計尉所職當捕者盜也而適以盜吾民有橫逆死者待
吾滌其冤卒蔓延重以死傷生者眾而莫之卹司警防姦犯科者
或自己出都鄙幸無事猾胥導之挑惡少以漁善良是心何心哉
不動人之耳目而興滯起廢聞今少府風槩豈不可尚乎故喜而
爲之書以詒來政尉宜春人登乙丑進士科咸醕六年九月朔朝
散右正言曾淵子記

社倉記

宋 黃震

咸醕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
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
君捐粟六百石爲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社倉之
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承

廣德見社倉無過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爲率一戶逃亡九戶賠補逃者逾眾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歟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揅其弊耳乃爲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尙變通法立于三代盛王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旣又念臨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爲之請於朝曰朱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創於官故其弊

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承貸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所念念不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倚美名以俾厚利亦已不少余方爲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與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并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

來俾余爲記及閱實其始末盡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
之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於衆故能至公無弊利民爲博今歲一
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夫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
無治法民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
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
以社倉求余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
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醅七年冬至日承議郎
權發遣撫州軍節制軍馬黃震記

重修縣治記

元 程文海

金谿直撫之東境宋醅化中改鎮爲邑至元丙戌余自集賢奉詔
出使道之所經見其谿山之勝邑無大川有山橫亘數里名爲幕

山治所面也官署敝陋自丙子燬於寇草創未暇完美後十二年
余歸自閩明年十一月僉事曾侯以書言曰金谿最爾邑往年公
過之官署之敝陋旣更修矣蓋自元貞二年濟南吳君來爲貳令
與邑長協謀次年正月經始七月落成富者助貲而不爲費貧者
効力而不爲勞治事之所壯麗顯敞于舊有加焉左典史右架閣
吏房狴獄悉易而新又遷舊廨於後爲公館若宣聖之宮社稷之
壇烈女之祠亭以送往而迎來闕以衛內而閑外廢者具舉尉司
馬君實相其事僚吏士民咸樂其成願記諸石以公之嘗至斯也
敢以爲請余謂朝廷爲民設官邑於民爲最近於官爲最難其近
也行一善民遘被其福行一不善民遘被其禍其難也拘於文法
迫於督責而窘於公私之供給資用故其賢者靳靳自守齷齪不

敢爲或受成於吏以奉文法免督責而已其不賢者招權納賂瘠民以肥妻孥虐民以實囊橐秩滿則去視官署傳舍耳而暇完美之以爲方來計哉斯邑之長貳能如此可謂賢矣繼至主邑簿者蕭君又賢邑之民庶幾其有瘳乎昔召伯之於南國也所憩芟舍民愛之而不忘况朝夕治事之所哉凡治事於斯者其必毋徇今之文法而以古之循良爲師避上之督責而以下之疾苦爲念有所守有所爲無所制於吏則民之不忘猶有甚於南國之棠也諸君勉乎哉司馬君名某蕭君名某吳君名某邑長名某大德二年十有二月朔廣平程文海記

松圃亭記

明 黎 醕

宋臨川有上幕鎮卽今金谿縣治也醕化間改鎮爲縣當時學在

縣南後遷繡谷之陽因晁氏九經堂故址而爲學與縣治實相表裏環水峙山高廣明麗扶輿清淑之氣得鍾於人矣數百年來魁傑膚敏之士發軔於茲以効用天下若宋二陸三曾元劉傑曾堅危素三學士我朝大魁吳伯宗學士王時彥編修徐時庸代有顯人焉編修暨廷評王稽同領景泰庚午鄉薦自其後歷癸酉丙子己卯三科乏士居者患之然稽訪學業人猶舊人覽觀地靈多已殘缺識者於此能不考厥所由而爲之一憾哉於是有序生王立宇行乃倡諸俊彥圖維作新首塋後苑樹木數百本助益靈秀而密邇庠西有地若干前王文安公時彥季子禴恆產也庠西卑隘則形勝不備立等腫門求之禴卽慨然允從遂請于縣令徐綺練以周垣百夫丕作立督董之仍卽其間植松萬株爲闕庭障衛數

年皆成望之鬱然而深秀卽之邃爾其清幽下凝土脈上涵天光而中適人情由是宮牆自高殿陛自嚴風俗自完美立之功于斯大矣復請于教諭劉景正更新神像縣尹王欽如制樹門以全成終之美天順壬午江西鄉試果四人雋選明年癸未八人應詔上春官果皆中式後來者奮發於先有光焉立南還遂述其事請余記之夫卜瀦卜瀦書紀休命相其陰陽詩人歌之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趨吉爲務也而況育才養士安吾夫子神靈之地可使廢闕乎斯圃也非立倡率則美事莫興非端推遜則嘉謀莫就倡率者義之有爲也推遜者禮之能讓也禮義人之大閑而二君有之非賢而能此哉雖然天下之真賢有本而不可專徇末也所謂探本者講學以明善則器益宏修德以誠身則質益美斯二者又爲諸

士發達根源所在而山川靈秀特其輔翼者耳人材之盛雖推數而卜之氣運然豈可不據理而盡其事功哉後之君子游歌斯圃鍾其靈秀講學修德則又豈不繼陸曾諸公之迹久而彌盛哉立之行余旣贈以修德講學二者因其請記重書以告後人覽者勗之天順八年左春坊大學士華容黎鵬記

重修縣廳記

嘉靖元年

明洪範

邑故廳越百數十稔其腐敗傾圯漸與日積良由居是者往往席僅暖卽去視若傳舍雖踴厲勁敏果於有爲者多忽未舉若猥劣懦蹢又限於力而不克舉故積圯因陋棟欹欲壓上雨旁風將無所庇民朝夕聽令亦恐恐若循巖牆貴池畢君來令茲邑始至瞿然弗康曰吾無以信諸民也敢遽勞乎越二稔政通而上下孚和